

「老子」與「至人」

最近翻到一篇文章，作者吐槽自己的文章被編輯「畫蛇添足」，文章裏引用魯迅關於「無階級社會」的句子，卻被改成了「無產階級社會」。兩個名詞一字之差，而文意大相逕庭。

類似的吐槽並不少。張中行曾立下個文章「許退不許改」的規矩。為避免被人誤解為狂傲，還特意總結了自己被誤傷的十大案例。比如，有一次他寫了篇《吃瓜》，結果文中的幾處「面瓜」（「麵瓜」簡體）全部被改成了「西瓜」。麵瓜形狀近似於南瓜，口感綿軟沙瓤，飽腹感很強，與多汁解渴的西瓜很不同。編輯沒見過麵瓜是肯定的了。但文中還有「瓜很大，估計也許有三斤，金黃色……」等描寫，這怎麼可能是西瓜呢？又如，張中行某篇原稿為「莊子說至人無夢」，編輯改成了「至人」（「聖人」簡體），可見是肚內只有膽子，而無莊子。

汪曾祺的小說《侯銀匠》初版時，裏面有一句是：「老大愛吃硬飯，老二愛吃軟飯。公公婆婆愛吃爛飯。」讓人看了很不解，硬飯、軟飯不也都是爛出來的嗎？後來與原稿對照，才發現汪曾祺原本寫的是「爛飯」。

二〇〇九年，中國工程院杜祥琬院士在北京的一個論壇上，批評學術界對論文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不良現象時說：「老子一生就寫了一篇文章，只有五千字，現在只能算一篇論文，按照現在的學位標準可能連碩士學位都得不到。」院士指的是老子只寫過一部《道德經》。某報記者原話照錄交稿，而編輯審稿時，誤以為杜院士自稱「老子」有粗口之嫌，提筆改為了「我一生就寫了一篇文章……」此大笑柄，轟動一時。

生也有涯，知也無涯，每個人都有知識盲區，這並不出奇。關鍵是須有敬畏與謙虛之心。「想當然」地痛下殺手，罪過罪過。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爽脆藕帶

要說整個夏天最有「救贖感」的一道蔬菜，必須首推藕帶。艷陽似火，身體和胃口都像被囚禁在籠中的鳥，明明有意識，就是動彈不得。這時候，細白脆嫩的段段藕帶，就是打開籠子的鑰匙。它們素淨從容地躺在盤中，堪比視覺「空調」，再想到一朵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詩情畫意，還有誰能如此這般，好吃又好看？

入夏時，人們愛去池邊賞荷，微風起、如寫意。荷花高潔，更難得渾身是寶，放到後廚沒一點點浪費。你看池塘裏仙風道骨、挺水而出的綠葉圓盤，其實更多玄機則藏在水下。若論起分量來，這一節節的藕帶可是功不可沒。作為無性生殖的小能手，藕帶相當於荷花的根莖，生長速度驚人，藉着活水，萌芽後立刻長大、變長，頂端帶尖，乍一看就像把細茅，只不過從不「引戰」，光靠「人格魅力」征服大眾。

這些藕帶有的快速扎根下來，日後就成了粗壯、嬌憨的藕。而那些來不及「藏身」的，只能等着被挖出、端上餐桌。藕帶跟藕一樣，有着向美學致敬的中空結構，但因為細如手指、鮮亮剔透，吃起來格外地爽脆，不費牙，多汁水。每一段都帶着向酷熱挑戰的野心，讓其他同類瞬間自慚形穢。論起烹飪藕帶，湖北人擅長，尤其作為家常小炒，隔幾天就要出場一次。把藕帶切段焯水，再跟紅椒碎、薑、蒜快炒，出鍋前淋幾滴醋，白裏透紅，下飯開胃。每次吃炒藕帶，看它們閃着微光，就像風拂過的湖面，整顆心都靜下來了。藕帶的最佳食用部分是尖，鳳毛麟角，金子一樣珍貴，因為越往下，口感就會越韌一些。奢侈一點取尖部涼拌，酸酸甜甜，吃得人心曠神怡，腹胃都有了氛圍感。跟眼前的夏天隔出一道紗簾，它可無論如何，都嚇不到我了。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在西藏期間，我人生第一次體驗了高原反應。當然，這個說法不夠確切。二〇二一年秋天，我去過全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縣甘肅天祝藏族自治州縣，海拔三千多米。二〇一七年八月，在青海甘肅旅遊，登上北祁連的大冬樹山峽口，海拔為四千一百多米。這兩次高原之行均有頭疼、失眠，讓我對高原心存畏懼。更何況，這次進藏的目的地中，海拔最低的拉薩也在三千六百米以上，最高的那曲更超過了四千米。出發前，做了好幾天心理建設，從網上查了各種資料，

三四百年以上的民居住宅，在今天已不多見，但因為西北地區氣候乾燥，磚木結構的甘肅天水胡氏古民居得以很好保存。在今年出圈的天水麻辣燙之外，胡氏古民居是遊客到天水的一個主要打卡地，其由南宅和北宅兩處隔街相望的古建築群組成，也稱南北宅子，具有顯著的西北四合院特點。

到北宅參觀，首先一個巨大的「福」字照壁映入眼簾。照壁是面對大門起屏障作用的牆壁，俗稱影壁、照牆，影壁是「隱蔽」的諧音，進門一個影壁，路人從門前經過，宅內便

澳門與香港只是一海之隔，從前都是靠水路往來。「過大海」、「搭水翼船」，彷彿是從香港去澳門的代名詞。自從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市民可以乘車從陸路直達澳門，無論旅遊或公務都十分方便，暢通無阻。

細想下來，除了十多年前兒子出世不久，我們老少全家一同往澳門旅遊幾天，聊作消閒。往後下來，我每次去澳門都是出差，很多時都是即日來回，並沒有遊玩時間。近幾年的夏季，我都要前往澳門參與文化項目審批工作，由於會議在早上進行，因此

本月十五日是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巨匠倫勃朗誕辰四百一十八周年，即將到來的二十八號則是德國偉大的「音樂之父」J.S.巴赫逝世二百七十四周年。本周應景地選擇一張兩位大師「音畫合璧」的唱片。專輯由菲利浦唱片公司灌錄並發行，德國指揮大師尤金·約胡姆執棒荷蘭廣播合唱團、阿姆斯特丹聖威爾博德教堂男聲合唱團，以及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聯袂演繹這首巴赫著名的鴻篇巨製《馬太受難曲》。唱片封套選擇的是倫勃朗的蝕刻版畫名作《基督被釘在兩個賊之間：三個十字

又請教了多次進藏的「前輩」，最後歸結為三條：服用紅景天、在藏不洗澡、言行都要慢。飛機抵達拉薩後，我以此生從未有過的慢速在高原的土地上行走。沒過多久，頭疼還是像預想中那般到來了。先是後脖子隱隱作痛，然後攀升至顛頂，感覺和極度缺氧十分相似。

如果有頭疼指數的話，一定是和海拔成正比的。在西藏的七天裏，我們翻山越嶺，常常享受從海拔五千多米至三千多米的刺激「過山車」，頭頸的漲疼伴隨着海拔的高低變化時重

不會被一覽無餘，妥妥地保護好了隱私。

當地導遊介紹，古人認為「直來直去」會損人丁，即氣不能直對堂屋，不然不吉利，破解之法就是在正廳大門前面置一面牆，用照壁擋住煞氣。同時為了保持空氣通暢，封閉起整面牆也不行，所以就形成了照壁這種特有的建築形式。氣不能直對屋是一個解釋，民間還有一個說法，就是殭屍只能走直路不會轉彎，設置了一面照壁，殭屍如果「來訪」，進了門就會「碰壁」，反映出祈吉、避邪、求平安的民俗心理。

高反初體驗

時輕，但幾乎沒有離開過我。

我說「幾乎」，是因為其中有一天住宿在嘉黎縣尼屋鄉，在這個地處峽谷的山鄉，頭疼暫時消失了。這裏的海拔只有三千一百米。我說「只有」，似乎對高原缺乏應有的尊敬，要知道北京與河北交界處的霧靈山，號稱京東第一高峰，海拔才兩千兩百米左右。但是對於藏北高原而言，海拔三千一百米的尼屋鄉宛如一塊盆地，而對於一個剛在四千六七百米的高原住了三四天的人而言，不啻到了氧氣充足的桃花源。這一晚，我信心

十足地拒絕了吸氧的藍色鋼瓶，沖了熱水澡，踏踏實實睡了個安穩覺。

結束西藏之行，回到北京時，頭疼豁然而愈，暑熱撲上身來。心下倒釋然了：登高原的頭疼、下江南的濕熱，東北的嚴寒、嶺南的酷暑，皆為塵世體驗，多樣的人間，豐富的生活，正在其中。（進藏記之五）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照壁

不只民宅有照壁，舊時衙署多由四合院組成，也會建照壁。南陽府衙照壁底座為青石須彌座，主體分為兩部分，右側繪製有三隻雄雞和重疊的雞冠花，分別寓意「連升三級」「官上加官」，左邊畫面是照壁的主要內容，上面圖繪的怪獸名叫饕餮，相傳貪婪無比，吃掉身邊的金銀財寶，如此貪得無厭最後跌落大海。建在衙署，為官者每日上班就能看到，以此警誡切莫貪贓枉法，否則天理難容。

照壁上常見題字，天水胡氏古民居題的是大「福」字，其他地方也有題「祿」「壽」「康」等字的。倘照

壁比較長的話，則會題四個字，像篤禮崇義，耕讀傳家，代表家風遺訓；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表達個人志趣。宋朝趙抃去四川做官，隨身攜帶的行李僅有一張琴和一隻鶴，照壁若題寫「琴鶴家聲」，即給人說此為趙姓人家，照壁既顯示主人情志，還順帶暗示主人姓氏。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三小時遊澳門

主辦單位在前一晚為我提供酒店住宿，翌日早上會議，傍晚便回港。主辦單位亦提供來回船票，故此我沒機會親身體會港珠澳大橋的方便之處。來去匆匆，有時亦感失落。

本月初如常赴澳門參與會議，過程十分順利，會議較原定時間提早完成。我預訂了傍晚的回程船票，故此有幾小時空閒時間。其實來往港澳的船期很有彈性，只要尚未滿座，乘客拿着船票都可以提早登船。是次我卻想善用這三小時，於是佯裝遊客到市中心逛逛。澳門近年的發展一日千

里，但始終地少人多，欠缺集體運輸交通工具。我也不想與其他遊客般「搶的士」，就從會議地點的「新口岸區」，徒步而行。先經過地標的酒店，再走不遠便已是極具建築特色的「議事亭前地」。雖然遊客眾多，但也具熱鬧氣氛。沿着「新馬路」前行，兩旁都是有「騎樓」的舊式樓宇，路面就是各類型小商店，充滿懷舊色彩。我悠閒地走走看看，買了一些杏仁餅和肉乾作手信，然後便折返方向。趁着尚有一些時間，順着人潮行上斜路，不久已到「大三巴牌

坊」。順應潮流，我也像大部分遊客一樣自我拍照「打卡」，好留紀念。從牌坊走回「新馬路」，剛好有一路前往外港碼頭的巴士靠站，我便登上車輛，直奔碼頭，總算完成了一趟三小時澳門之旅。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受難之路

架》。

以宗教題材和油畫肖像聞名的倫勃朗，事實上還是一位出眾的蝕刻版畫大師。在其阿姆斯特丹的故居中，單獨開闢了一間蝕刻版畫工作室，由他本人負責全套從雕版、腐蝕到刷墨印版的全過程。

《基督被釘在兩個賊之間：三個十字架》因其複雜的畫面構圖、數量眾多的人物和器具戲劇性的光影氛圍堪稱傳世經典。畫作聚焦耶穌基督在各各他山頂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悲壯一幕。



黑白雙色的墨印版畫單一性無容置疑，但倫勃朗在極小的尺幅上通過細膩的刻刀展現出蝕刻版畫的獨特魅力。畫面留白最多的區域留給了居中而至的耶穌，一

根根清晰可見的線條筆直地從上方落下，意指其受難時被聖光所籠罩。左右兩側大面積的留墨在凸顯明暗對比的同时為場景注入了更多戲劇性。基督腳下的兩側人物，畫家也是分別處理，左側的人物密集，着色濃郁且明暗對比度

高；右邊的則有着速寫般的未完成感，這種差異更營造出畫面的整體疏密感。對於用整部清唱劇來呈現基督受難全過程的巴赫而言，選倫勃朗此作用於封面無異渲染出「受難之路」最悲情的時刻。

「碟中畫」《馬太受難曲》／《基督被釘在兩個賊之間：三個十字架》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湯汁肉米粥

入校活動完畢，急着休息用膳，坐車到九龍塘商場，正午人多，一位難求。學生喜飲茶，不如吃點心，最終走進「G樓」的中餐廳，算是價位稍高。點心點好，很快上菜，蝦餃燒賣稱心，鮮鮑牛肚惹味，雪山叉燒包精緻，金魚餃擺盤富意境。點心雖好，夏日炎炎，不及一道「蠔仔肉碎泡米飯」，蠔鮮湯清，外加脆米，隨加隨吃，湯潤夾脆爽，同桌都喜歡。

港人愛蠔愛粥，承襲古人口味，常點常吃。牡蠣即蠔，明代《普濟方》記「治虛損」之法，就是「以牡蠣肉煮食之」。明代《本草綱目》亦說：「以薑、醋生食，治丹毒，酒後煩熱，止渴。藏器炙食甚美，令人細肌膚，美顏色。」蠔能潤燥，故能止渴，生吃更佳。蠔藏多種營養素，具抗衰老作用，確如古書所言，成效如何，因人而異。

粥取配搭，添肉添鮮隨意，清代《清稗類鈔》記「肉米粥」一條：「以白米三合，煮成軟飯。將豬肉汁或雞

汁、蝦汁調和，過清。用熟肉碎切，加豆餅、松子仁、香蕈丁、筍丁等同飯下湯，一滾即起。」米先成飯，湯汁煮好，隔篩過清。飯湯同煮，外加已熟、易熟的配料，滾起可用。

《普濟方》另有醫方，治「瘦兼無力」等症，同樣取肉煮粥，詳文載：「以羊肺一具，細切，內少羊肉，作羹食之，煮粥亦得。」細切羊肺，摻雜羊肉，滾湯煮粥皆可。宋代《太平聖惠方》見「黃雌雞肉粥方」，用以「補益五藏」，材料有去淨黃雌雞、粳米、黃耆、乾熟地黃，煮法為雞和藥洗淨先煮熟，然後「去藥及撥去雞骨，取汁並肉和米，煮作粥，入醬。」湯肉煮粥，入醬調味，空腹食用，或煮成湯，或煮餛飩食用，同具療效。

古聞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三見報



自律的「三不」

看到一句話：「成年人的頂級自律：苦事不說，喜事不揚，閒事不管。」深以為然。

「苦事不說」，是不輕易抱怨。成年人各有各的苦，不輕易將自己的煩惱擴大成他人的煩惱，畢竟當你沒有能力解決眼前困難的時候，周邊的人也不一定有能力去解決；而當一些人抱怨的時候，他們所真正需要的也不一定是解決方式，而可能只是共情，是「同仇敵愾」。

「喜事不揚」，是謙遜、低調與克制。畢竟一個人眼中的分享，在其他人眼中可能就是炫耀和攀比，從而引來不必要的嫉妒和不滿。現在回想一下，你曾經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看到的，成千上萬張親朋好友去旅行的照片，你還記得哪張？作為看客時，你看完就忘，作為親歷者時，又為何要花那麼多時間凹造型擺姿勢修照片呢？如旅行般的賞心樂

事，相比起拍照與人分享，不如留出更多時間自己感受當下。

相比起「苦事不說」和「喜事不揚」，「閒事不管」則可能更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隨着年齡的增長，屬於自己的「可支配時間」越來越稀少，越來越寶貴。工作之中遠離無意義的干擾，工作之外拒絕無意義的社交，為自己篩選出真正重要的事項，是對時間與生命的尊重。

再回頭審視這「三不」：苦事不說，喜事不揚，閒事不管，會發現「成年人自律」雖然尚且達不到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度，但在精神上核上卻有些許共通之處：是對外的抽離以及對內的專注。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